

次，否則忽大忽小真要讓蒐集雜誌的人傷腦筋呢！

至於內容方面，幼獅文藝除少數「特殊」稿件外，都能維持相當水準，其中至少可以選出三十期，拿來和一般社會上的一流雜誌比也毫不遜色，就一份公家刊物而言，已够得上「奇蹟」了。

而最不容易的是，許多海外學人，都有作品在「幼獅文藝」發表，使我們的自由文藝園地壯大了不少聲色。

最近，我們看到「幼獅文藝二十周年目錄索引」，反覆查閱，愈發覺得這份雜誌的難能可貴，特別是後十年的「幼獅文藝」，已經建立起自己的風格，能登臨此一境界，真是讀者之福，也是歷屆主編辛勤耕耘之果。

不過，在看了二十周年目錄索引之後，使我們聯想到「幼獅文藝」或許還可以做兩件事：

編印專書：因過去二十年出版的「幼獅文藝」時間久遠，已很少有人能收集齊全，全部重印，數量龐大，成本昂貴，絕無可能，是否能就論著、批評、小說、散文、新詩或具有特色之專欄中分別選出傑出作品印行專書，由幼獅公司對外發行，這不但是一件有

意義的事，而且我們相信它甚至可以彌補歷年來幼獅文藝帳目上的赤字，成為暢銷書。

續編目錄索引：繼二十年目錄索引之後，「幼獅文藝」最好每年均能續編目錄索引一冊贈送讀者，十年或二十年後再合訂精印，但最好能增加以下數項資料：

- ①歷屆主編簡介，並註明主編期數；
- ②歷任編輯或助理編輯簡介；
- ③歷任發行人與社長簡介，及其他工作人員簡介，讓每一位關心「幼獅文藝」的讀者有機會知道這一羣荒原上的墾拓者，同時對文藝史而言，也是保留了一份珍貴的資料。（蕭福）

三本翻譯經

「翻譯研究」，思果著，大地出版社印行

「林以亮論翻譯」，林以亮著，志文出版社印行
「翻譯的藝術」，梁實秋等著，晨鐘出版社印行

翻譯，一半是腦的工作，一半是心的工作，說不上那方面比那方面份量重。然而經驗却是雕琢「翻譯

「不可忽視的利器。」

這三本書都是講翻譯經驗的書，都是著者積年累月的「臨床經驗」，絕不在空枵的理論上打轉。我們感激他們工作的熱忱與乎敬佩他們視學問為公器的胸懷。思果寫了三十多年散文，譯了二十本書，研究了七年翻譯；林以亮從第一篇譯著發表以來，也「搞」了三十二年的翻譯。如今，這數十年之癢可以說有如骨鯁在喉，不得不一吐為快。不少讀者也因此而獲益。

「翻譯研究」、「林以亮論翻譯」皆屬專人專著，兩位作者，其文學涵養之精博與譯事經驗之豐富，我們無第二句話。但兩書毗列相較之下，不免略有軒輊之分。一篇文章成稿，印成鉛字，而後展諸「睽睽衆目」之前，作者之用心與不用心，自當一目瞭然。一本書付梓行世之後，就不只是「放下了心上的一塊石頭」。非但要接受時間的篩淘，更免不了讀者即時的「挑剔」。大體而言，「翻譯研究」用心較重，有清晰的意旨與明暢的系統，可謂「成一家之言」。一論翻譯一書就其內容，應該算是選輯而成的，難免有「雜感」之嫌。讓人感覺：作者應該還有極多的餘力把這本書弄得更完善、更週密。

「翻譯的藝術」則大半採自一九六九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「翻譯問題研討會」的重要論文——林以亮那篇「翻譯的理論與實踐」也收在他自己書裏——以及二十年來散見於海內外各報刊有關翻譯的文章。大有要把廿二個皮鞋匠湊成一個諸葛亮的味道。翻譯一事，存乎一心，原本見仁見智，可說家家都有自己的經可唸，但希望能互相「參」出個「果」來。不過，三本翻譯經驗以思果「翻譯的研究」比較適用。我却不贊成有心翻譯的人，剛起步便去讀這本書。如果經過一段自我摸索，至少也要有點實際翻譯經驗，而後再來與人切磋，我想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（古鼓）

食蚌得珠

談「綺羅堆裏埋神劍」• 葉洪生著

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天下圖書公司出版

文章寫了，就是要給人家看的。要是無法見諸報刊雜誌，就要輯印成書。至於文章寫得是否够水準，一網兜收式的選集是否顯得蕪雜，都是另外的問題。